

孫子兵法

下卷

■軍爭篇

曹公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皙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蓄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

』王皙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

御覽旗作期

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

軍相對爲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作

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

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敍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杜佑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據道典補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

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王皙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皙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通典知上
有先七非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杜佑曰：『己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而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據通典補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

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贏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以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

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通典作衆爭爲危，鄭友贊同按法云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書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杜佑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

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據通典補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

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

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

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

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

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原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贊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不同。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皙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可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王皙同曹公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趨下有
利字者衍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

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罷音疲是其初所用字

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通典作十而一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

皆爲擒也。彊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

原本復作伏卒作率今改正

李筌曰：『一日

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

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

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

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

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

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

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

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抗拒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爲也。』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王皙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

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

暨上將軍，其法半至。

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暨，猶挫也。」杜佑曰：「暨，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暨敗。」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梅堯臣曰：

『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王皙曰：『罷勞之患，滅於太半，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馳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皙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

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

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杜牧曰：

『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皞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

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

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

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

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

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卽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坎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餘同。按此通典誤也。御覽整作坎與張預注同。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淖淖之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通典無能字者，脫御覽鄉導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李筌曰：『入敵境，恐

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卽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轅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其草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藁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當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

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主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事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皙曰：『謂以迂爲直，以愚爲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皙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感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梅堯臣、王皙同曹公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皙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人不移。』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皙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補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